



# 清史



蔡东藩 著

朝代更迭下的民俗民生 · 千古兴亡中的得失成败

毛泽东喜爱并推荐的历朝通俗演义  
顾颉刚、二月河等高度评价的通俗历史巨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有血液、有温度、可触摸的中华文明史

蔡东藩中华史

# 清史



蔡东藩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蔡东藩中华史. 清史 / 蔡东藩著. —北京: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13-4271-3

I. ①蔡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  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283482 号

蔡东藩中华史:清史

---

著 者 / 蔡东藩

责任编辑 / 文 喆

责任校对 / 孙 丽 李向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/36 字数/576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271-3

定 价 / 46.80 元

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## 自序

革命功成，私史杂出，排斥清廷无遗力；甚且摭拾官闾事，横肆讥议，识者喟焉。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，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，何至鄂军一起，清社即墟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，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，秦、隋不数载即亡，宁于满清而独水命，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？昔龙门司马氏作《史记》，蔚成一家言，其目光之卓越，见解之高超，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，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；乌有不问是非，不辨善恶，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，而徒采媒褒鄙俚诸琐词，孱杂成编，即诋诃然自称史笔乎？以此为史，微论其穿凿失真也，即果有文足征，有献可考，亦无当于大雅；劝善惩恶不足，鬻奸导淫有余矣。

鄙人自问无史才，殊不敢妄论史事，但观夫私家杂录，流传市肆，窃不能无嫌于心，憬然思有以矫之，又自愧未逮；握槩操觚者有日，始终不获一编。而孰知时事忽变，帝制复活，筹安请愿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几为鄙人所不及料。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，不就其大者立论，胡人犬种，说本不经，卫女狐绥，言多无据；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，夙无秽闻，南面称尊，非

我莫属；而攀鳞附翼者，且麀集其旁，争欲借佐命之功，博封王之赏，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，而仍返前清旧辙也。

窃谓稗官小说，亦史之支流余裔，得与述古者并列；而吾国社会，又多欢迎稗乘。取其易知易解，一目了然，无艰僻渊深之虑。书籍中得一良小说，功殆不在良史下；私心怦怦，爰始属稿而勉成之。自天命纪元起，至宣统退位止，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，择其关系最大者，编为通俗演义，几经搜讨，几经考证，巨政固期核实，琐录亦必求真；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，尤再三致意，悬为炯戒。成书四册，凡百回，都五六十万言，非敢妄拟史窟，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，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。稿甫就，会文堂迫于付印，未遑修饰，他日再版，容拟重订，阅者幸勿谓我疏略也。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  | 1  |
| 第二回  |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  | 5  |
| 第三回  |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| 10 |
| 第四回  |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  | 15 |
| 第五回  | 猛参政用炮击敌 慈喇嘛偕使传书   | 20 |
| 第六回  |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宁远抚军奏捷   | 24 |
| 第七回  | 为敌作佯满主入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| 29 |
| 第八回  |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  | 34 |
| 第九回  |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  | 39 |
| 第十回  | 失辎重全军败溃 迷美色大帅投诚   | 44 |
| 第十一回 |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袞奉命略中原 | 50 |
| 第十二回 |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  | 55 |
| 第十三回 |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| 61 |
| 第十四回 |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  | 66 |
| 第十五回 |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  | 71 |
| 第十六回 | 南下麇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| 76 |
| 第十七回 |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| 81 |
| 第十八回 |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  | 87 |
| 第十九回 |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  | 92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回  | 日暮途穷寄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| 98  |
| 第二十一回 | 弑故主悍师徼功 除大憨冲人定计   | 104 |
| 第二十二回 |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  | 109 |
| 第二十三回 |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  | 115 |
| 第二十四回 |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藩镇束手听命   | 120 |
| 第二十五回 | 僭帝号遭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| 126 |
| 第二十六回 |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| 132 |
| 第二十七回 | 三部内哄祸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| 137 |
| 第二十八回 |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  | 142 |
| 第二十九回 |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| 147 |
| 第三十回  |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  | 153 |
| 第三十一回 |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  | 159 |
| 第三十二回 | 兔死狗烹功臣骄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| 164 |
| 第三十三回 |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| 169 |
| 第三十四回 |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   | 175 |
| 第三十五回 |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| 180 |
| 第三十六回 | 御驾南巡名园驻蹕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| 186 |
| 第三十七回 |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  | 192 |
| 第三十八回 | 游江南中官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  | 198 |
| 第三十九回 |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  | 204 |
| 第四十回  |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   | 209 |
| 第四十一回 |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| 215 |
| 第四十二回 |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  | 220 |
| 第四十三回 |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  | 226 |
| 第四十四回 |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 | 232 |
| 第四十五回 |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  | 238 |
| 第四十六回 |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| 243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七回 |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| 250 |
| 第四十八回 |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  | 255 |
| 第四十九回 |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徭钦使报功   | 261 |
| 第五十回  |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| 267 |
| 第五十一回 |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  | 272 |
| 第五十二回 |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  | 278 |
| 第五十三回 |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  | 284 |
| 第五十四回 | 奕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  | 290 |
| 第五十五回 |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  | 295 |
| 第五十六回 |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| 301 |
| 第五十七回 |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  | 306 |
| 第五十八回 | 钦使逃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| 311 |
| 第五十九回 |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| 317 |
| 第六十回  |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  | 322 |
| 第六十一回 |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  | 328 |
| 第六十二回 |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畿辅复安林李授首 | 333 |
| 第六十三回 |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  | 338 |
| 第六十四回 |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  | 344 |
| 第六十五回 |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| 349 |
| 第六十六回 |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  | 355 |
| 第六十七回 |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| 362 |
| 第六十八回 |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  | 368 |
| 第六十九回 |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  | 373 |
| 第七十回  | 闻国丧长悲国土 护慈驾转忤慈颜   | 379 |
| 第七十一回 |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  | 385 |
| 第七十二回 |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  | 391 |
| 第七十三回 | 战浙东包团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| 396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四回 |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  | 403 |
| 第七十五回 |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  | 410 |
| 第七十六回 |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严渠魁自尽 | 415 |
| 第七十七回 |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讯   | 420 |
| 第七十八回 |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| 426 |
| 第七十九回 |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| 432 |
| 第八十回  |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  | 439 |
| 第八十一回 |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| 445 |
| 第八十二回 |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  | 451 |
| 第八十三回 |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| 456 |
| 第八十四回 |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  | 462 |
| 第八十五回 |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| 467 |
| 第八十六回 |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  | 473 |
| 第八十七回 | 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  | 479 |
| 第八十八回 |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  | 484 |
| 第八十九回 |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| 490 |
| 第九十回  | 传谏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  | 497 |
| 第九十一回 | 悔罪乞和两宫返蹕 撤戍违约二国麇兵 | 504 |
| 第九十二回 |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| 510 |
| 第九十三回 |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  | 515 |
| 第九十四回 | 倚翠偎红二难竟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| 522 |
| 第九十五回 | 遭奇变醇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  | 528 |
| 第九十六回 | 二显官被谴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  | 534 |
| 第九十七回 | 争铁路蜀士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  | 541 |
| 第九十八回 |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| 548 |
| 第九十九回 |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  | 555 |
| 第一百回  |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  | 560 |

##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

“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。”开场白若庄若谐，寓有深意，读者莫被瞒过。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，每年写上红笺，当作新春的门联，小子从小到大，已记得烂熟了。曾记小子生日，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，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，然全国二十余行省，还都是服从清室，不敢抗命；士读于庐，农耕于野，工居于肆，商贩于市，各安生业，共乐承平，仿佛是汪洋帝德，浩荡皇恩。比今日何如？到小子五六岁时，尝听父兄说道：“我国是清国，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。”因此小子脑筋中，便印有“清朝”二字模样。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，读了赵钱孙李，念了天地元黄，渐渐把“清朝”二字，也都认识。至《学庸论孟》统共读过，认识的字，差不多有三五千了，塾师教小子道：“书中有数字，须要晓得避讳！”小子全然不懂，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？塾师写出“玄”字、“晬”字、“胤”字、“弘”字、“颙”字、“訥”字，指示小子道：“此等字都应缺末笔。”又续写“歷”字、“寧”字、“淳”字，随即于“歷”字、“寧”字、“淳”字旁，添写一“曆”字、“甯”字、“淳”字，指示小子说道：“‘歷’字应以‘曆’字恭代，‘寧’字应以‘甯’字恭代，‘淳’字应以‘淳’字恭代。”小子仍莫名其妙，直待塾师详细解释，方知“玄”字“晬”字是清康熙帝名字，“胤”字是清雍正帝名字，“弘”字“歷”字是清乾隆帝名字，“颙”字是清嘉庆帝名字，“寧”字“訥”字“淳”字是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帝的名字，人民不能乱写，所以要避讳的。这等塾师也算难得了。

后来入场考试，益觉功令森严，连恭代的字都不敢写，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，余威震俗，千秋万岁，绵延不绝，可以与天同休了。虚写得妙。谁知世运靡常，兴衰无定，内地还称安静，海外的风潮，竟日甚一日。安南缅甸是中国藩属，被英法两国夺去，且不必说。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，清朝遣将抵御，连战连败，没奈何低首求和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，又将东南的台湾省、澎湖群岛，双手捧送，日本国方肯干休。过了两三年，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，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，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，广东省内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，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。这便叫做国耻。

嗣是清朝威势全失，外患未了，内忧又起，东伏革命党，西起革命军，扰乱十多年，

清廷防不胜防；后来武昌发难，各省响应，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，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。自此以后，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，百般辱骂；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，豺虎心肠，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，附会上去，好像清朝的皇帝，无一非昏淫暴虐，清朝的臣子，无一非卑鄙齷齪，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。我想中国的人心，实在是靠不住的，清朝存在的时候，个个吹牛拍马，说他帝德什么大，皇恩什么深，到了清室推翻，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，这又何苦？帝王末路大都如是。小子无事时，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，有坏处，也有好处；有淫暴处，也有仁德处；若照时人所说，连两三年的帝位，都保不牢，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？是极是极。不过转到末代，主弱臣庸，朝政浊乱，所以民军一起，全局瓦解。现在“清朝”二字，已成过去的历史，中国河山，仍然照旧，要想易乱为治，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，择善而从，不善则改，古人说的“殷鉴不远”便是此意。揭出全书宗旨，何等正大光明，不比那寻常小说家，瞎三话四，乱造是非。

闲文少表，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，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。初起时，只一小小村落，聚群而居，垒土为城，地名鄂多哩，人种叫作通古斯族。他的远祖，相传是唐虞以前，便已居住此地，称为肃慎国，帝舜二十五年，肃慎国进贡弓箭，史册上曾见过的。传到后代，人口渐多，各分支派，大约每一部落戴一首领，多生得骨格魁梧，膂力强壮，并且熟习骑射，百步穿杨；赵宋时代，金太祖阿骨打，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，开疆拓土，直到黄河两岸，宋朝被他搅扰得了不得。后来蒙古兴起，金邦渐衰，蒙古与南宋联兵，将他吞灭，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，逃奔东北，伏处海滨。经过了二百多年，又产生一个大人物来；这个人物，说是天女所生，真正奇事！天女如何下降，不知与天孙织女作何称呼？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，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：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，有姊妹三人，长名恩古伦，次名正古伦，幼名佛库伦，三人系出同胞，相亲相爱，只是塞外风俗与内地不同，男子往来游牧，迁徙无常，女子亦性情活泼，最爱游玩。一日，姊妹三人，散步郊原，到了长白山东边，有一座布库里山，洞壑清幽，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。那时正是春风澹荡，春日迷离，黄鸟双飞，绿枝连理，暗藏春色。三人欢喜非常，便从山下蹀躞前行，约里许，但见一泓清水，澄碧如镜，两岸芳草茸茸，铺地成茵，真是一副好床褥，就假此小坐。佛库伦天真烂漫，春兴正浓，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。浴未毕，忽闻鸟声嘎啁来，三人昂首上观，约有两三只灵鹊，仿佛象姊妹花一般。绝妙对偶。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，不偏不倚，正坠在佛库伦衣上，佛库伦眼快手快，急忙拾取，视之，乃一可口的食物。是何物耶？试掩卷猜之！她也不辨名目，就衔在口内，两姊问她

所拾何物，她已囫囵咽下，模糊答道：“是一颗红色的果子。”两姊也不及细问，遂各上岸，着好衣服，缓步同归。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，肚子竟膨胀起来，她自己也不知所以。到十个月后，竟产出一男，不但状貌魁奇，并且语言清楚，佛库伦不忍抛弃，就在家中抚养。

光阴迅速，襁褓婴儿竟作髫年童子，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，未免惹人议论，幸而穷荒草昧，人迹稀少，始得抚育成人。可见天女之说，本来荒诞。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，系是佛库伦所取，因她在布库里山下食了朱果，以致孕育，所以特地将“布库里”三字作为儿名，留一纪念。布库里雍顺到了十多岁，颖悟非凡，自念有母无父，当属何族，遂问他母亲佛库伦。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。“爱新觉罗”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，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洲国，遂相传为满洲语，若作汉文解说，爱新与金字同音，觉罗即姓氏意义，布库里雍顺的族系，即此可以明白了解。佛库伦是否天女，小子也不消细说了，以不解解之。

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，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，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。看官！你道他折柳编筏，是何意思？他是具有大志，暗想穷居草莽，终究没有生色，若将柳条编成一筏，可以驾筏出游。果然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柳条越编越多，越多越大，居然成了一叶扁舟，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，就轻轻在筏上坐住，顺着河流，飘扬而去。英雄冒险，胆大敢为，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，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。

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，名叫鄂谟辉，野中有一村落，约数十百家，这数十百家内，只分三姓，习成强悍，专喜械斗，因此自相残杀，连岁不休。近时中国内地村民，亦有好械斗者，岂亦为三姓遗风所传染耶？一笑。一日，有女子汲水，见一柳筏随流漂至，其间有一青年男子端坐在内，顿时骇异非常，急忙回告父兄。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，果然岸傍有一少年，头角峥嵘，仪表英伟，不觉失声道：“这是天生神人。”随即引之登岸，问从何来，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，说是天女所生，由长白山下至此。霎时间哄动乡间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齐出观，见了布库里雍顺，都道这个好郎君，真正难得，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，仿佛一桃花源。东牵西扯，几至大家争论起来。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，说我初到此地，辱承待爱，自当次第谒候。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：“我与他相见最早，理应先到他家，问候起居。”众人见他举止谦恭，吐属风雅，便个个叹服，一无异言。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，直至家内。那家格外优待，饷以酒食；饮半酣，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，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。老者又问以婚未，布库里雍顺答言

未婚。老者即起身入室，半晌间引一少女入室来前。走近视之，虽是乡村弱质，倒也体态端方。仔细端详，就是汲流女子。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，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。礼毕，女子转身入室，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：“小女伯哩年将及笄，如蒙不弃，愿附姻好。”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。老者执意不允，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。老者拟择日成婚，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。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，村人见他彬彬有礼，无不欢迎。

到了吉日，一对小夫妻，携了眷属，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，顿时高朋满座，佳客盈门。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，对主人道：“好一个小郎君，被你家夺作女婿。”又向众人道：“这是圣人出世，到吾村内，也算是闾村幸福。吾村连岁械斗，弄得家家不安，人人耽忧，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，一切听他指挥，倒可解怨息争，安居乐业，大众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听这一席言语，个个鼓掌赞成，欢声如雷。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，竟一齐请他上坐，奉他作为部长，呼为贝勒。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，遂运用智谋，部勒村居人民，建设堡寨，创造鄂多哩城，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，作满州开基的始祖。后人诗赞道：

峨峨长白映无垠，  
朱果祥征佛库伦。  
集庆星源三百载，  
觉罗禅亦衍云初。

布库里雍顺后，传了数代，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。看官！你道是谁？

且少待片刻，容小子下回报名。

是回为全书总冒，将下文隐隐呼起；并将作书总旨，首先揭示。入后叙满洲源流。运实于虚，亦有弦外深意，确是开宗明义之笔。成为帝王，败即寇贼，何神之有？我国史乘，于历代开国之初，必溯其如何禎祥？如何奇异？真是谬论。是回叙天女产子、朱果呈祥等事，皆隐隐指为荒诞，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，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。

## 第二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

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，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，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，此地背山面水，形势颇佳，究竟是小小部落，无甚威名。当时明朝统一中原，定都燕京，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，塞外荒地，视同化外；就是比鄂多哩城阔大几倍，也不暇去理保，何况这一个小小土堡呢？谁知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，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，子子孙孙，相传不绝，其间虽迭有兴衰。到了明朝中叶，出了一个孟特穆，智略过人，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，移住赫图阿拉地。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，后来改名“兴京”便是。

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，福满有六子，第四子觉昌安，继承先业，居住赫图阿拉城，还有五子，亦各筑城堡，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。觉昌安率领各贝勒，攻破邻近部落，拓地渐广，生了数子，四子名塔克世，娶喜塔喇氏为妇，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，呼应得妙。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、出类拔萃的儿子来。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，清朝子孙，称为太祖，努尔哈赤是他英名。他出世时，祖、父俱存。他有一个堂姊，是觉昌安女孙，出嫁与古埒城主尼堪外兰，已有数年，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，阴忌觉昌安，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合兵围攻古埒城。这古埒城地方狭小，哪里当得住大军，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。觉昌安得报，恐女孙被陷，遂与塔克斯带领全部兵士，驰救古埒城，与敌兵接仗，不分胜负。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，开城迎入，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，人心少安。

觉昌安上城巡视，不分昼夜，每日指挥部众，极力防御。忽见城下一人，扣马而至，大呼开门，觉昌安从上俯视，其人非他，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。原来尼堪外兰旧隶觉昌安部下，因此相识。便问汝来何意，答言闻主子到此，特来禀见。觉昌安见无随兵，即开门纳入。尼堪外兰既入城，至觉昌安前，即抱膝请安。觉昌安命之起坐，问何故联明攻城，尼堪外兰婉言谢罪，并云：“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，故敢冒犯，今闻主子远道驰救，方识有婚姻关系；现已向明李总兵前，盛说主子威德及人，不宜与敌，李总兵已愿退兵，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，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，请给主子封爵，管领建州。”（明称长白山部为建州卫。）觉昌安道：“汝言果真么？”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：“如有狂言，愿死乱刀之下。”大诈似信。觉昌安大喜，令阿太章京设宴相

待，席间叙谈。尼堪外兰极力趋承，越说得天花乱坠，什么龙虎将军印，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，不由觉昌安不信。喜人家拍马屁，总要吃亏。饮毕，辞去。次日城下各军，果然齐退。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，拜谢觉昌安父子救援之恩，一面备办盛筵，款待觉昌安父子，一面烹羊宰猪，犒飧军士。大众饮得酩酊大醉，至晚各自鼾睡。谁知蓦地里炮声大震，喊杀连天，众人从睡梦中惊醒，不识何处大兵，从天而下，身不及披衣，而头已断，手不及持刃，而臂已离，纷纷扰扰的一夜，城中的兵民多半向鬼门关上挂号报到；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两夫妻，也亲亲热热，一淘儿归阴去了。趣语。古人说得好：“福兮祸倚，乐极悲生。”只为觉昌安误信奸言，遂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。到对方说出原因。

是时努尔哈赤年方二十五岁，因祖父二人往援古埒城，常着人探听消息，先接到明军撤围的音信，颇自安心，嗣后续闻警耗，至祖父被害一节，不觉大叫一声，晕倒于地。颇有孝思。及众人救醒，放声大哭。连他伯叔兄弟都各凄然。当下检查武库，只留遗甲十五副，一一携出，指示伯叔兄弟，提出复仇二字，哀恳臂助。那时伯叔兄弟自然感愤得很，分着遗甲，一拥出城，向东而去。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此举不谓无名。

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攻破古埒城，掳了些金银财宝，搬回图伦，终日流连酒色，任情取乐。忽报努尔哈赤兵到，顿觉仓皇失措，勉强招集部众，出城对敌。努尔哈赤不待图伦兵列阵，即纵马直出，当先踹入敌阵中。部众乘势跟上，逢人便杀，见首辄斫，仿佛生龙活虎一般，图伦兵从未见过这般厉害，霎时间纷纷退走。尼堪外兰见事不妙，忙拍转马头，落荒逃走。努尔哈赤追赶不及，收兵入图伦城，下令降者免死。城内外兵民闻此号令，都投首乞降。休息一天，复发兵追寻尼堪外兰，终无下落。旋探知尼堪外兰已窜入明边，乃回赫图阿拉城，修书致明朝边吏，书中大意，是请归祖父丧，及拿交尼堪外兰。明边吏将此书上达明廷，此时正在明朝万历年间，老成凋谢，佞人用事，文武各官多半是酒囊饭袋，误国该死。见了此书，就纷纷议论起来：有的说是万不能允的；有的说是允他一半。嗣经执掌朝纲的大员，以李成梁无故兴兵，亦属非是，但执送尼堪外兰，有损国威，不若归丧给爵，买他欢心为是。神宗皇帝准了此议，遂令差官奉敕三十道，马三十四，建州卫都督册书一函，龙虎将军印一颗，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。若此，努尔哈赤，也算是万分荣幸了。

差官到了赫图阿拉城，努尔哈赤以礼迎入，北向受封。是已有君臣之分了。只因尼堪外兰未曾拿交，仍央差官回请。差官去后，待至数月，毫无音响，努尔哈赤复仇心切，

镇日里招兵买马，大修战具，分黄红蓝白四旗，编成队伍，旌旗变色，壁垒生新。一日升帐宣令，飭部下头目，排队出发，直指明边。众头目请道：“此去攻明，必须经过某部落，须先向假道方可。”努尔哈赤道：“不必！有我当先开路，汝等紧随便是。”大众无言可说，便跟着努尔哈赤出城。车驰马骤，风掣电驰，所过各部落毫无防备，由他进行；稍强横的部民，拦阻马头，不是被刀杀死，便是被箭射死。行了数日，距明境只三十里，努尔哈赤便命部众停住，扎好了营，令队长齐萨率壮士数十人，往明境叩关，索交尼堪外兰。是时明总兵李成梁已由明廷谴责，说他无端启衅，褫职回籍。掉了一个新总兵，懦弱无能，闻觉罗部遣众叩关，惊慌得了不得，不得已派一属弁，与军士百人，出城与齐萨会议。齐萨所说的，无非是索交尼堪外兰，否则兵戎相见，差弁无可辩驳，只得唯唯而还。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，命数该绝，正在城中探听消息，踟蹰前行，无巧不成话，偏与差弁相遇；差弁即将他骗入署中，禀明总兵，一声呼喝，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，推入囚车，遣两役舁出，像扛猪的扛了去。扛到郊外，送交清营。当由垂辮的兵役数名，从囚车内一把抓出，拖入帐中，尼堪外兰已魂飞天外，但闻得一声惊堂木，接连有“你这骗贼，也有今日”两语，正思开目张望，可奈乱刃交下，血晕心迷，霎时间一道魂灵，归入地府，适应了前日誓言。一报还一报，骗子究竟做不得，假愿也是发不得。

自是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，每岁输送方物，明廷亦岁给银八百两，蟒缎十五匹，并许彼此人民互市塞外。

这觉罗部渐渐富强，名为明朝藩属，实是明朝敌国；句中有眼。远近部落，又被他并吞不少。那时这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，乘着这如日方升的气象，想统一满洲，奠定国基，当命工匠兴起土木，建筑一所堂子，作为祭神的场所；工匠等忙碌未了，忽掘起一块大碑，上有六个大字，忙报知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不见犹可，见了碑文，暗觉惊诧异常。他却阳为镇定，仔细摩挲了一回，突然向工人道：“这妖言不足信，快与我击断此碑！”确肖雄主口吻。看官！你道这碑文是如何说？乃是“灭建州者叶赫”六字。煞是可惊，隐为后文伏笔。此碑既由工人击断，努尔哈赤始退回帐中，心中却闷闷不乐。次日来了一个外使，说是奉叶赫贝勒命，来此下书，努尔哈赤暗想道：“偌大这叶赫部，乃竟来与我作对么？”踌躇了一会，方唤来使入帐。来使呈上书信，努尔哈赤展视之，但见书上写着：

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，致书满洲都督努尔哈赤麾下：尔处满洲，我处扈伦，言语相通，势同一国，今所有国土，尔多我寡，盍割地与我？



努尔哈赤看到此句，不由得怒气上冲，将来书扯得粉碎，掷还来使；并向来使说道：“我国寸土寸金，就使汝主首级来换，也是不允。”说罢，命左右逐出来使。使者抱头鼠窜而去。努尔哈赤即于次日出城阅兵，严行部勒，详申军律，并命军士日夜操练，专待叶赫兵到，与他厮杀。有备无患。

且说叶赫国在满洲北方，与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互为联络，名扈伦四部，明朝称他为海西卫。又以哈达居南，叫作南关，叶赫居北，叫作北关（叶赫为扈伦大国，清灭叶赫，始及明境，故叙述较详）。叶赫最强，又与明朝互通聘问，明朝亦略给金帛，令他防卫塞外。叶赫主纳林布禄闻努尔哈赤统一满洲，料他具有大志，宜趁势力未足的时候，翦灭了他，方无后虞。只是无故不能发兵，遂想出下书的计策，借些因头，作为发兵的话柄。到了差人回国，将努尔哈赤的言语，一一传达，纳林布禄勃然道：“有这样大言，我明日便去灭除了他。”差人道：“主子不要轻觑满洲，他部下多是勇夫，不容易对仗呢！”纳林布禄道：“你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看你爷明日踏平满洲哩。”次日，便差各将弁四路下书，纠合远近各部，合攻满洲，事成当平分满洲土地。过了数日，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部，各率三千兵到叶赫；又过了数日，长白山下的珠舍哩、讷殷二部已有复书，说已各发兵二千，在中途等候；又过了数日，蒙古的科尔沁、锡伯卦、勒察三部，或发兵一千，或发兵一千五百，也到叶赫境内。是时纳林布禄欢喜异常，忙把部下的兵卒一齐发出，除老弱不计外，统计有一万多人，会合各部联军，祭旗出发。途中又会着长白山下二部兵士，共得三万多人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满洲来。写得有声有色，以衬下文努尔哈赤之能。

惊报传到努尔哈赤耳中，即飭兵士驻守札喀城，阻住叶赫各部兵来路。纳林布禄到了札喀城，望见城上旗帜鲜明，刀枪森竖，料知有备，令军士退后三里，扎定营寨。次日，有探马来报，说满洲主努尔哈赤带领全部人马，扎住古埒山，纳林布禄全不在意。原来札喀城在赫图阿拉西北六十里，城右有古埒山，蜿蜿蜒蜒，包围大城。兵法云：“倚山为寨”，所以努尔哈赤在山下立营。纳林布禄不知占夺此山，已输了一着。又次日，纳林布禄正准备迎敌，闻报敌兵已到，即出帐上马，率军对仗。但见前面来的满洲军只有百余骑，老少不一，带兵的头目，也没有十分骁勇。分明是诱敌的兵。他在马上大笑道：“这样小妮子，也想同我对仗，真是满洲的气数。”话未毕，旁闪出一将道：“人人说满洲强盛，看这等老弱残兵，教咱们一队兵士，已杀他片甲不留，各部将弁，都可休息，主子更不必劳动呢。”纳林布禄视之，乃是叶赫西城统领，名叫布塞，即大喜道：“你去罢！”布塞便率队上前，呐一声喊，直扑满洲军，满洲军不与交战，竟向后退去。其诈可知。布塞